

七日談

(海外篇)

「下大量的豬油。」「嫌不夠香的話，加豬油渣，天下第一。」「連吞三大碗，面不改色，再來一大碟。」「味道真好，滿手滿嘴都沾了粥糊。」想起蔡瀾先生，腦海中總會浮現這些詞句。

北宋蘇舜欽以《漢書》下酒，以其敘述、文字皆上乘，耐咀嚼。我常以蔡生的書下飯，因為他寫飲食的作品總能勾起人的饞蟲。在中餐食材缺缺的北美小鎮，一飽眼福，慰藉心靈。

寫飲食的華文作者，梁實秋引經典，憶故人，酸梅湯、豆汁兒、獅子頭、燒羊肉，落筆溫厚博雅，文白相得益彰。汪曾祺得其師沈從文的真傳，寫連萬順的茶乾、高郵端午的鴨蛋，雲南的米線和餌塊，勝在民俗和細節。金庸、高陽，常以飲食開筆點綴小說。比如我近日讀的《秣陵春》，繞上一段江南沒落貴族的窮講究：「打開食盒，見是蜜炙火方、八寶翅絲、薺菜春筍，一碟網油鵝肝是生料，另有熏魚、醉蟹、蚰子、風雞四個碟子，一大碗雞湯魚圓，紅黃綠白。只有蜜炙火方可以端去大廚房回蒸，其餘的菜只好在這裏現現吃。於是在走廊上安好炭爐，先熱薺菜春筍，再炸鵝肝。」緊迫情節的讀者到此心情一寬，整個章節也顯得有滋有味，雍容從容。

蔡生的文章，卻和上述諸位不同，好看在「俗」與「白」。

蔡生俗，以平民心態寫平民飲食，一曲凡人歌鮮活濃烈。他大吃特吃路邊攤、大牌檔、蒼蠅小館。他不端着，不高大上，不故作深沉，不扭捏作態，不沉溺於個人瑣細。他把讀者當作朋友，出以林語堂早年推崇的「娓談體」，上好的白話，鮮活若魚躍，明快如刀

斬，幽默和個性跳動在字裏行間。無論端居多暇還是間關跋涉，小窗月明抑或下酒佐餐，他的文章大都妙品。

蔡生說過，天下最好吃的東西，是最基本的平民菜餚。早餐，他走入九龍小巷，要一碗油麵加魚蛋、牛腩、豬皮、油菜，旁邊攤買煎蛋、午餐肉、火腿，咖啡檔要杯黑咖啡，共港幣七蚊。北角魚蛋麵檔，魚蛋、大腸、蘿蔔、菜心都來一點，上等美味，才二蚊一碟。外出公幹，沒吃好，回香港「馳車直奔土瓜灣大牌檔，連吞三碗雲吞麵，打一個嗝，嘆聲住在香港真好。」最好的酒，是與朋友共享的酒。茶呢，原是用來解渴的，何必弄成某種非此不可的沖泡方式？

蔡生喜與百姓打交道。他會走進餐館廚房打探，有時還跟小販一起「走鬼」。他常去菜場採購，順便向菜販請教燒菜方法。「見小販們辛勤地做買賣，受那種刻苦耐勞的精神深深感染。這時，你會發現，自己的問題，不大。」他寫馬來西亞巴生鎮的肉骨茶店，店主多年來已賺得盤滿鉢滿，每年卻仍只休農曆新年的三日，每天辛勤地用木炭煮他的肉骨茶。

蔡生好奇，認為任何沒有嘗過的都值得一試。試過了，愛上了，又能打開一個世界。普洱茶，就是蔡生來香港後才發現的，一飲而上癮，「越濃越好，黑漆漆的，向人解釋：『肚中的墨水不夠。』」也因好奇，他愛用日常食材自創菜品，「把各種材料胡亂玩一玩，樂趣無窮。」花生加五香料，燜爛熟，待客「以兩碟為限度，不管他們再三要求，也不能心軟。」旺角的水果攤，拋售有微瑕的蘋果。蔡生不怕被人看到，大大方方買一堆回家，切掉腐壞部分，其餘與價廉物美的豬肺捆煲一晚，

翌晨「香味把你叫醒」。

蔡生豪飲健啖，令人好生羨慕。凡人吃飯，無需正襟危坐，櫻桃小口。「泰國新鮮胡椒炒山豬肉，可下白飯八大碗。」「我看電影時，把話梅、陳皮梅、雪花梅等，一大包一大包狂吞。」年輕時飲茶，「我至少要吃個排骨飯、蝦餃燒賣、雞扎、鯪魚球等，一盅五六件才能滿足。」回老家新加坡，大堆買回菜餚和零食，「吃不完怕媽媽罵，只有拚命塞進肚中，返來一次，胖幾公斤。」他不怕肥肉、油鹽，膽固醇奈我何，豬油渣天下第一。蔡生當是「豬油大神」轉世，炒飯一定要下兩次豬油，再加炸香的豬油渣。不用豬油的福建炒麵，失格。豬油渣加糖和鹽，一道送酒小菜。蔡生從不忌口，享壽八十有三，值！

蔡生真性情，我行我素，赤子之真，自然然而體現在文字中。他很重視專欄文字保持一份真，也就是這份真，十數年來感染了我的心



◀香港畫家沈平筆下的大牌檔。

鮮活濃烈凡人歌

吳捷

澎湃「她力量」

黛西札記
李夢

今屆入圍作品，都是近期電視螢幕叫好叫座的劇集。改編自作家李娟同名散文集的《我的阿勒泰》和根據「七一勳章」獲得者、華坪女子中學校長張桂梅事跡創作的《山花爛漫時》分別獲得六項提名；刑侦題材作品《我是刑警》、講述鄰里溫情的《小巷人家》和改編自亦舒同名暢銷小說的《玫瑰的故事》更是獲得七項提名。可見如今國產劇集不論在選題的廣度和題材的多元方面皆有顯見的轉變與提升，且其中女性創作者參與的程度和發揮的作用愈發重要。

最佳女主角的競爭尤為激烈，最終由靳東和宋佳分別憑藉《西北歲月》和《山花爛漫時》奪得。兩位實力派演員的獲獎感言真摯誠懇，尤其是宋佳的一番肺腑之言不僅為自己、更為一眾勤奮努力的女性演員發聲，感人至深。

「我們站在這裏，不是因為我們有多年輕漂亮，不是因為我們把家庭事業平衡得很

►《山花爛漫時》劇照。



好，也不是因為我們穿了新一季的衣服，而是因為我們有創作的能力。我們有能力成就一部作品，有能力成就一個角色。」宋佳上台領獎時的這番話，旋即在網絡引發大量轉發和熱烈討論。曾經，有些女演員動輒被「花瓶」和「顏值」等束縛，過分關注容貌和身材，而忘記了演技和創造力才是演員的立身之本。再看如今影視業界，不論內地或海外，一眾成熟、獨立的女演員、編劇甚至導演脫穎而出，「她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登場，成為參與行業發展甚至撬動行業創變的重要支撐。

擴開來談，宋佳代表女性演員的自信發言，也讓從事其他行業、年齡和閱歷各異的女性同樣心有戚戚。在這個「女性當自強」的時代，越來越多不同年齡、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不再滿足於「妻子」「母親」或是「女兒」的身份，也敢於扯下「溫柔」「性感」「甜美」種種或帶成見甚至偏見的標籤，竭盡所能地展示自己、證明自己。這是性別平等的勇敢展示，也可說是社會日益多元和進步的表徵。

英倫漫話
江恆

倫敦皇家藝術學院就想做此嘗試，日前在一個新展覽中彙集了三人的代表作，包括了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米開朗基羅的大衛雕塑以及拉斐爾的《雅典學派》等仿品，希望他們在藝術上一決高下。按主辦方的說法，這幾位大師各有千秋，像是達芬奇的神秘、米開朗基羅的威嚴以及拉斐爾的迷人，讓他們穿越時空同台競技，可以擦出奇妙火花。

事實上，達芬奇等三人之間在歷史上不僅存在交集，甚至有過某種藝術較量。十六世紀初他們於佛羅倫斯相遇，當時達芬奇五十歲出頭，被譽為畫家、工程師等多學科探索者；米開朗基羅只有他一半的年齡，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但性格傲慢、好鬥，在與競爭對手雕塑家的打鬥中被打碎鼻子；拉斐爾最為年輕，雖才華橫溢卻默默無聞，正忙於尋找新的靈感和贊助。

與此同時，他們的關係十分微妙，既相互影響又激烈競爭。以達芬奇為例，他作為核心人物，其傑出地位引起了另外兩人截然不同的反應。很明顯，米開朗基羅和他彼此不太喜歡。據目擊

者描述，他們曾在佛羅倫斯聖三一橋附近發生一場爭吵，米開朗基羅公開辱罵了一番，然後大步走開，留下滿臉通紅的達芬奇。而個性比較平和的拉斐爾，卻成了「天才迷弟」，他曾偷偷觀摩達芬奇創作的《蒙娜麗莎》，並模仿他的標誌性暈塗法，後來用於自己的《聖母像》。按達芬奇自己的定義，暈塗法是陰影和高光融合在一起，沒有陰影或筆觸，就像煙霧一樣，而該技法也是一種氣氛，反映轉瞬即逝和遺憾的心情。

值得一提的是，達芬奇與米開朗基羅有過一場膾炙人口的「世紀對決」。作家查爾斯·尼科爾在《達芬奇：心靈的飛翔》一書中寫道，一五〇四年，兩人同獲邀為佛羅倫斯市政大廳繪製巨型壁畫，達芬奇畫《安吉亞里之戰》，米開朗基羅畫《卡西納之戰》。當時米開朗基羅完成了大衛雕像，而達芬奇正在畫《蒙娜麗莎》。即使只是作為體積來講，兩個作品便體現了兩人藝術風格上的差異：一個是重達六噸的英雄雕像，另一個是輕質楊木畫框中的家庭主婦。前者展現了權力和英勇，後者體現了優雅和神秘。在繪製壁畫過程中，兩人互相嘲諷，達芬奇批評米開朗基羅的雕塑風格「粗野」。米開朗基羅則反諷達芬奇「連騎馬像都鑄不成」，暗指達芬奇のス福爾扎騎馬像（也稱為「達芬奇的馬」）未能完成。然而，兩幅壁畫最終均未完成，算是打了平手，儘管草稿影響了如魯本斯等後世藝術家。

但不得不說，達芬奇有很多與眾不

同的魔力。他自學成才的知識記錄在他大量的筆記本和手稿裏，也反映到他的藝術之中。他畫作中的夢幻世界充滿了精確而博學的細節，比如代表作《岩間聖母》中的野花在植物學上是準確的，《蒙娜麗莎》的微笑也可以在嘴唇肌肉組織的研究報告中找到，這歸功於他從數十次屍檢中獲得經驗，因此他聲稱自己比米開朗基羅創作的人物好得多。

米開朗基羅也不遑多讓，他在二十四歲完成《聖母憐子圖》，溫柔地想像了一個永恆的悲傷時刻，十四年後完工西斯汀教堂令人驚嘆的天花板，在漫長的一生還沒過半，就已經成為了傳奇。他在建築、雕塑和繪畫這三種藝術中，都超越了前人想像的極限，其作品更是文藝復興時期悖論的燈塔：推動人文主義與神權、人體自然美和神聖性等的對立和衝突。

至於拉斐爾，一直是受過西方學術傳統訓練的藝術家無可爭議的典範，他的名字被刻在大多數二十世紀之前建立的公共藝術畫廊的牆壁上。他雖然三十七歲英年早逝，但作品數量眾多且完整，並奠定了歐洲學院派標準。

客觀講，作為共同定義了文藝復興黃金時代的三位大師，實在難分伯仲，達芬奇探索未知，米開朗基羅突破極限，拉斐爾總結完美。正如有評論所說，如果你是藝術家，拉斐爾是教科書；如果你愛激情，選米開朗基羅；如果你崇拜天才，達芬奇無敵。

二〇二五年元月農曆新年前夕，參加了校友組織的旅行團，去了一趟越南，感觸良多。越南戰爭從上世紀六十年代打到七十年代，打了十幾年；我不敢設想，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也會那麼開放，成為世界熱門旅遊勝地。當然，這也是最近幾年的事。兒子媳婦去了好幾次，都說好玩，東西便宜，景點很多，搞得我和老伴也趨之若鶩。

六天五夜，雖是走馬看花、行色匆匆，卻是印象不錯。旅程分北越南越，我們時間有限，只能在北越範圍活動；期間還從河內搭了一趟飛機到峴港。

因為時間安排太緊湊，肯定走不完，我們搭了電瓶車，將河內三十六古街的大街小巷花了約一小時快速地遊了一遍。這市中心，無論賣什麼的店鋪，其門口大都擺一兩張簡陋的木座椅，有時這類座椅還又舊殘又矮小，面對人行道又是那樣窄逼，塵土飛揚，但不乏來自歐美的白皮膚男女坐着一邊喝咖啡，一邊曬太陽，與巴黎那種規模浩大的街頭咖啡座與咖啡族群大異其趣。

三十六古街毗鄰還劍湖，恰逢周末的午後，越南少女三三兩兩都穿上傳統服裝，在

湖邊擺出各種甫士拍照。有的情侶，還讓男的手持一束鮮花作獻花求愛狀請朋友拍攝。越南女性身穿的國服或禮服，有點像中國女子穿的旗袍，只是以淺色為主。當然，美的還有還劍湖邊，種植了一圈一圈的花卉，猶如湖的花邊，溫柔了城市的喧囂。

在一家天主教堂的斜對面，有一家公司「CÔNG」（共）的咖啡館，遠近聞名，成為外來遊客打卡的景點。三層高的唐樓，人頭湧湧。歐美人士、東南亞、港台遊客來去如鯽不斷。座椅都不講究，較為簡陋。命名為「共」，主要是咖啡館內保留了越共打游擊時用的鐵鍋、書籍，連那些男女服務員都穿着綠軍裝。

越南最著名的風景當數下龍灣排首。那一個又一個造型千奇百怪的島嶼突出海面，和桂林山水遙相呼應，據說也與久遠年代海洋板塊的移動有關係。我們乘着快艇、舢舨、小郵輪幾種海上交通工具遊覽了下龍灣。一月份春節前夕雖還並非旅遊的黃金檔期，遊客已然非常多，百來艘舢舨齊齊出發，海面上看去非常壯觀。

還有幾處印象較深的：一是距離峴港三

十公里的會安古城。未到達之前，真不知道到底會安「古」到什麼地步，到達後，天色已暗，景物迷離一片。慢慢才弄清楚，眼前是一條河，河對岸高高低低密排着賣各種越南特色物產的大小鋪子；各國遊客，隨着時間的推移漸漸多了起來；最驚艷的是河面上三色、五色燈籠來去飄動着，仔細辨別，才看清楚原來是掛在小船上的燈籠。這些小舢舨都很小，了不起只能坐兩個大人和一對子女；當然最好的是一對情侶。遊船河結束、靠岸，遊客上岸，又迎接新的遊客上船。隨着夜深沉，暗暗的河上彩光浮動，天色水面交相輝映，分不清哪是燈船，哪是水上倒影；隨着深夜的到來，人客也慢慢稀落起來，被燈飾勾勒的商舖也漸漸闌珊了。我們也彷彿從唐宋瀟灑走了一回，雙腳再踏上現實的土地歸來。

巴拿山海拔一千四百多米，需要乘纜車上去。那天我們上去，微雨剛過，陰冷刺骨。最驚訝的是整個巴拿山被大霧籠罩，伸



▲越南河內還劍湖一景。

作者供圖

手不見五指。法國殖民時期，在這個山頭建造了不少城堡式的建築，我們的午餐，就在一座非常大的城堡內進行。這個巴拿山，大霧、花園、橋上的石頭大手掌，外牆爬滿青苔的歷史悠久的法式古建築，組成了頗為和諧的打卡情調，團友們拍了不少精彩照片。至於峴港的秋盆河上的坐竹筒船活動，娛樂性很高，還給我們分享了越南船夫跳竹筒舞的歡樂，讓我們對他們的樂天性格大為欣賞和欽佩。

天南地北
東瑞

越南印象